

本文引文格式:周薇,侯婷婷,凡丹,等.在校护理本科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的现状及差异分析[J].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2023,45(5):822-825.

【医学教育】

在校护理本科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的现状及差异分析

周薇,侯婷婷,凡丹,田佳欢,吴彬

(广西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广西南宁 530200)

摘要:目的 了解在校护理本科生评判性思维能力倾向,比较各年级的差异,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深化护理本科教育教学方式的改革提供依据。方法 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和中文版评判性思维倾向调查表(CTDI-CV),对某大学1~3年级211名在校护理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护理本科生评判性思维倾向总体得分(280.53±30.25)分,45.13%的学生显示有正性评判性思维倾向,2.05%的学生显示有强的评判性思维倾向;三年级护生CTDI-CV总分最高,一年级护生在求知欲维度得分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分数与评判性思维倾向得分有关。结论 本科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处于中等水平,但具有强评判性思维倾向的学生偏少,教师应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评价中贯穿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以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

关键词:护理;本科生;评判性思维;调查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817(2023)05-0822-04

doi:10.3969/j.issn.1001-5817.2023.05.024

创新是我国现阶段教育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创新的核心是创造性人才及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指新的、与众不同的思维,它是产生创造力的源泉。创造力的核心是“新”,发明新产品,发现新规律,运用新方法,解释或解决新问题^[1-2]。新问题的提出需要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新解决方案的提出需要批判性思维^[3],因此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又译为评判性思维是创新发展的驱动力,培养学生评判性思维已成为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4]。评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是一个主动的经过审慎考虑并利用知识、证据来评估和判断其假设的过程,包括对自己及他人思维的分析 and 评估。评判性思维包括质疑、批判、分析论证、综合生成和反思评估4个要素^[5]。从护理的角度来说,具有评判性思维的个体,面对复杂的临床情景,能够理性分析、不断质疑、反思,得出合理结论或有效的解决方案。评判性思维已被证实为能保证病人的安全和为病人提供最优护理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护生能顺利地由学校过渡到临床实践工作的关键因素^[6]。近十年来,我国护理教育者逐步重视对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其中,评价护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是实施教育的第一环节。为全面了解在校护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状况,拟对本院1~3年级护生开展调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对护理本科教育的课程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对本院全日制护理学专业1~3年级的本科生,每个年级随机抽取1个班级,共抽取3个班级学生211名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民族、高中文理科别、学分数等。

1.2.1.2 中文版评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Chinese version,CTDI-CV) 此量表以国际通用的加利福尼亚评判性思维倾向测量量表(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CCTDI)为基础,由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彭美慈教授^[7]联合香港、澳门等两岸四地的护理教育者,从概念等值的层面,进行本土化的诠释,制定出中文版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CTDI-CV),该量表得到了护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使用。中文版评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由7个维度构成,分别为寻求真理、分析能力、开放思想、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系统化能力、求知欲、认知成熟度,每个维度内各有10个条目,合计70个条目。评分采用6分制的Likert评分法,每个条目的回答从“非常赞同”到“非常不赞同”,正性条目从6分到1分赋值,负性条目反向赋值。各维度的分值区间为10~60分,各维度的判定标准为负性倾向(10~

基金项目: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2019JGA195)

第一作者简介:周薇(1972-),女,硕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护理教育、肿瘤护理,E-mail:1950759133@qq.com

通讯作者简介:吴彬(1963-),女,硕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护理教育,E-mail:59837590@qq.com

29 分),倾向不明(30~39 分);正性倾向(40~49 分);强特质倾向(50~60 分)。量表的总分值区间为 70~420 分,判定标准为负性评判性思维倾向(70~209 分),评判性思维倾向不明(210~279 分),正性评判性思维倾向(280~349 分),强的评判性思维倾向(350~420 分),该量表 Cronbach' α 值 0.90,各维度 Cronbach' α 值 0.54~0.77;内容效度值 0.89,显示较高的内部一致性^[7-8]。

1.2.2 资料收集的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于 2022 年 5 月至 2022 年 7 月,从本院 1~3 年级全日制本科在校生中,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1 个班级,共抽取 3 个班级 211 名学生,为提高问卷的收发效率,该调查在问卷星平台在线作答,研究者应用统一的指导语说明调查的目的、要求、填答的方法。护生自愿参加,匿名填写。完成后提交给研究者,测试时间为 30 min。本次研究回收问卷 211 份,剔除应答不完整问卷 9 份、选项异常问卷 7 份,获得有效问卷 195 份,回收有效率为 92.42%。

1.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软件 SPSS 22.0 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采用百分率、均数、标准差对评判性思维能力得分进行统计描述;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进行组间差异比较, $P < 0.05$ 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共 195 名,其中一年级 84 名,二年级 61 名,三年级 50 名,男生 28 名,女生 167 名,年龄 18~23 岁,平均(20.20 \pm 2.11)岁。高考文理科别,文科 64 名,理科 131 名。

2.2 护生评判性思维态度倾向情况

2.2.1 护生评判性思维态度倾向总体情况 本次调查护生 CTDI-CV 平均分为(280.53 \pm 30.25)分,属于正性评判性思维能力。由表 1 可见 45.13% 的学生显示有正性评判性思维倾向,2.05% 的学生显示有强的评判性思维倾向。在 7 个维度中,得分最高为求知欲(43.93 \pm 6.81)分。得分最低的为寻求真理(34.99 \pm 7.60)分。

表 1 护生 CTDI-CV 得分总体情况 ($n=195$)

评判性思维各维度	得分	负性倾向	倾向不明	正性倾向	强倾向
寻求真理	34.99 \pm 7.60	44(22.56)	108(55.38)	35(17.95)	8(4.10)
开放思想	40.68 \pm 6.32	7(3.59)	75(38.46)	100(51.28)	13(6.67)
分析能力	42.37 \pm 5.34	4(2.05)	48(24.62)	128(65.64)	15(7.69)
系统化能力	38.11 \pm 5.56	5(2.56)	123(63.08)	59(30.26)	8(4.10)
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	38.98 \pm 6.65	15(7.69)	99(50.77)	67(34.36)	14(7.18)
求知欲	43.93 \pm 6.81	5(2.56)	54(27.69)	94(48.21)	42(21.54)
认知成熟度	41.46 \pm 8.02	18(9.23)	53(27.18)	93(47.69)	31(15.90)
总分	280.53 \pm 30.25	0(0.00)	103(52.82)	88(45.13)	4(2.05)

注:表内计量资料数据以($\bar{x}\pm s$)表示;计数资料数据用[$n(\%)$]表示。

2.2.2 3 个年级护生评判性思维得分比较 3 个年级护生评判性思维总分比较,三年级最高(287.18 \pm 35.62),其次为一年级(283.32 \pm 28.68),二年级得分最低(271.23 \pm 25.46)。其中一年级和三年级本科生的总分均高于 280 分,为正性评判性思维倾向,二年级总分低于 280 分,为评判性思维倾向不明。3 个年级

学生在寻求真理、系统化能力、自信心、求知欲 4 个维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一年级学生在求知欲和自信心维度上得分较高。三年级学生在系统化能力和寻求真理维度上得分较高。见表 2。

表 2 3 个年级护生 CTDI-CV 得分比较

项目	一年级($n=84$)	二年级($n=61$)	三年级($n=50$)	F	P
寻求真理	33.88 \pm 6.41	33.82 \pm 8.33	38.28 \pm 7.69	6.673	0.002
开放思想	41.39 \pm 6.26	40.05 \pm 5.28	40.26 \pm 7.50	0.947	0.390
分析能力	42.70 \pm 4.50	41.13 \pm 5.56	43.34 \pm 6.13	2.677	0.071
系统化能力	38.10 \pm 5.18	36.84 \pm 4.46	39.70 \pm 6.90	3.762	0.025
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	39.98 \pm 5.81	36.85 \pm 7.22	39.90 \pm 6.76	4.720	0.010
求知欲	46.10 \pm 6.34	41.44 \pm 6.04	43.32 \pm 7.40	9.232	<0.001
认知成熟度	41.18 \pm 7.41	41.10 \pm 8.63	42.38 \pm 8.33	0.440	0.645
总分	283.32 \pm 28.68	271.23 \pm 25.46	287.18 \pm 35.62	4.615	0.011

注:表内计量资料数据以($\bar{x}\pm s$)表示。

2.2.3 影响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因素分析 以护生的 CTDI-CV 得分为因变量,以性别、年级、高中文理分科、是否课外兼职、学分绩点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文理分科、是否课外兼职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年级、学分绩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随着学分绩点的提高,CTDI-CV 的得分也逐步提高 ($P < 0.05$)。见表 3。

表 3 护生 CTDI-CV 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n	评判性思维/分	F/t	P
性别			1.082	0.281
男	28	286.25±33.65		
女	167	279.57±29.64		
年级			4.615	0.011
一年级	84	283.32±28.68		
二年级	61	271.23±25.46		
三年级	50	287.18±35.62		
高中分科情况			0.343	0.732
文科	64	281.59±31.06		
理科	131	280.01±29.95		
课外兼职			0.064	0.949
有	90	280.68±34.14		
无	105	280.40±26.64		
学分绩点(满绩点 4 分)			2.834	0.039
1.00~2.39	40	275.22±26.40		
2.40~3.19	118	280.06±28.56		
3.20~3.59	32	283.41±36.40		
3.60~4.00	5	315.60±39.63		

注:表内计量资料数据以($\bar{x} \pm s$)表示。

3 讨论

3.1 3 个年级本科护生评判性思维总体状况分析 被调查本科生评判性思维总分均值为(280.53±30.25)分,达到正性评判性思维能力要求,但是具有正性及强的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学生比例仅为 45.13%和 2.05%。52.82%的学生评判性思维倾向不明,表明在校护生的整体评判性思维能力略显不足。与国内同类研究比较,CTDI-CV 平均分与王明弘等^[9]的调查(280.47±21.65)分接近,高于李小寒等^[10]的调查(277.75±23.18)分,低于袁媛等^[11]的调查(289.42±27.22)分。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低于 BOSO CM 等^[12]对南非护生的调查(296±26.3)分,高于 MAHMOUD AS 等^[6]对埃及护生的调查(257.05±20.16)分。究其原因可能与所调查院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有关,也与当地的文化、社会经济有一定关系。在评判性思维的 7 个维度中,得分最低的是寻求真理特质(34.99±7.60)分,仅有 22.65%的学生达到正性特质,国内外同类研究^[6,8,10-11]也发现寻找真理的得分在 7 个维度得分最低。由此可见学生普遍缺乏在特定环境下寻求最佳信息或知识的态度,这可能与传统教育使学生养成了“遵循常规做事”的思维习惯,往往满足

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知半解。而评判性思维首先善于对习以为常的观点或结论提出质疑和挑战,而不是全盘接受专家和权威的结论;其次,评判性思维又是用建设性和分析性的论理方式对疑问和挑战进行分析、解释并做出判断。教育改革要把培养学生评判性思维技能作为改革的方向之一,把知识的学习提升为思维的训练。

3.2 3 个年级本科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倾向差异分析 本研究表明,3 个年级在校本科护生的 CTDI-CV 总分随着年级的增加出现起伏变化。一年级得分(283.32±28.68),二年级得分(271.23±25.46),三年级得分(287.18±35.62),其中二年级得分最低,王志稳等^[13]的调查与本研究类似,究其原因可能为高中阶段课程学习涵盖面广,高考前高强度的学习、纠错与反思,对提升一年级新生的评判性思维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二年级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有所下降,需引起重视,二年级是由医学基础课进入专业课学习的衔接阶段,学习的课程较多,课业负担重,学生忙于应付上课和考试,限制了学生多方采集信息,做出合理决定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发展。大学三年级,学生经过前两年的学习,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三年级的课程设置多为专业课,并增加临床见习课,在专业课教学中教师们会更多地采用案例教学、PBL 教学、项目教学方法等,课堂上有较多讨论,对话与质疑,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评判性思维。

在评判性思维的 7 个维度上,3 个年级的学生均在求知欲上得分较高,说明学生对课程学习具有较大的兴趣,尤其是一年级的学生得分最高,说明大学新生求知好学,渴望获取新的知识,提示学生获得专业知识和临床实践技能的潜力较大。三年级学生在分析能力上得分最高,提示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理论与实践不断结合,学生在复杂事物中提取资料或数据,找到解决问题的主线能力提高。

3.3 影响学生评判性思维的因素分析 本研究发现年级、学分绩点对评判性思维有显著影响,而性别、文理分科情况、是否课外兼职对评判性思维无影响。学分绩点与评判性思维有关,学习成绩排名前 20%的学生表现为正性或强的评判性思维倾向,学习成绩排后 20%的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不达标。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学习目标明确,学习主动性较强,在学习中更注重对知识的独立思考和消化吸收^[14],可见学习成绩与评判性思维能力之间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此外,有研究指出^[15]当教学测试重在考查学生的记忆能力,而不是理解能力,推理能力时,对提高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没有促进作用,而当教学测试重在学生分析新问题和寻找新问题的解决办法时,才能促进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相关研究还提示^[16-18]:评判性思维

能力还与护生性格、阅读习惯、学习风格、科研经历、是否接受过思维培训等显著相关。

3.4 教学措施建议 培养具有评判性思维的高素质护理人才已成为护理教育者的共识,为此,教师需要更新教学理念,树立培养学生评判性思维的意识。教师不仅传递知识,还应重视对学生价值观的塑造和能力的培养^[19],更要引导学生去思考和推理和论证。在教学内容上需进一步优化,将传授知识的课堂转变为思维训练的课堂,教学内容应有利于学生的思维训练,在专业课的学习中融入评判性思维的精神和实践练习。

在教学模式上,创设真实的临床问题情景,采用问题驱动式和项目设计探究式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该思维活动的一般过程由“感知→质疑→假设→推理→判断”组成^[20]。①感知:教师提供与主题相关的材料,创设相关的临床情境。学生联系已有经验,感知、梳理、收集相关的信息,开始解决真实问题的活动。②质疑:引导学生联系已有知识,剖析问题原因,激发学生的质疑,明确关键问题。③假设:引导学生通过反复的“假设—验证”,评估、整合信息,将新旧知识形成内在关联,做出合理的判断,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④推理:通过演绎、类比、归纳等思维方法,对假设进行评估、论证。同时借助有效反馈,引导学生不断修正、改进,形成理性认识,将新的知识融入已有的认知结构。⑤判断:学生通过持续反思,作出合理判断,进而达成对知识的深度建构。课堂教学模型并非非线性发展模式,其中评价与反思始终贯穿所有思维环节。通过评判性思维的训练,学生在不断反思检验中逐步深入认识问题。能从多重层次,不同角度理解知识,实现知识的迁移,促进高阶思维、创新能力等综合素养的发展与提升。

在对学生的学业评价中可采用能力型的评价方式,重点检测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包括分析、推理、论证等,以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

4 结论

本研究显示,本院本科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处于中等水平。但在评判性思维的7个维度中有3个维度(寻求真理、系统化能力、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未达到正性特质。为提高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教育工作者需改变教学理念,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评价中贯穿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为社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护理人才。

参考文献:

- [1] 陈波.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J]. 中国大学教学, 2017(3): 22-28.
- [2] 钱颖一. 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 理念与实践[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8, 39(4): 1-16.
- [3] 王建, 李如密.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的辨析与培育[J]. 课程·教材·教法, 2018, 38(6): 53-58.
- [4] 张应强, 黄捷扬. 培养大学生核心素养与深化高等教育评价改革[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6): 62-71.
- [5] PLESS B S, CLAYTON G M.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nursing[J]. J Nurs Educ, 1993, 32(9): 425-428.
- [6] MAHMOUD A S, MOHAMED H 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among nurses working in public hospitals at port-said governorate[J]. Int J Nurs Sci, 2017, 4(2): 128-134.
- [7] 彭美慈, 汪国成, 陈基乐, 等. 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的信效度测试研究[J]. 中华护理杂志, 2004, 39(9): 644-647.
- [8] FACIONE N C, FACIONE P A, SANCHEZ C 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as a measure of competent clinical judg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J]. J Nurs Educ, 1994, 33(8): 345-350.
- [9] 王明弘, 丛壮, 童川, 等. 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护理本科人才培养[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9, 36(10): 777-780.
- [10] 李小寒, 李小妹, 吕爱莉. 中国、日本及萨摩亚护理本科生评判性思维能力比较性研究[J]. 护理研究(中旬版), 2006(6): 1521-1523.
- [11] 袁媛, 徐霞, 鲁芳. 某军医大学护理本科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J]. 护理研究, 2019, 33(14): 2524-2527.
- [12] BOSO C M, VAN DER MERWE A S, GROSS J.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a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J]. Nurse Educ Pract, 2021, 55: 103167.
- [13] 王志稳, 孙宏玉, 吴雪, 等. 不同年级在校学习本科护生评判性思维倾向的比较[J]. 中华护理教育, 2009, 6(3): 123-125.
- [14] 吴永源, 沈红. 家庭资本结构会影响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吗——基于全国本科生能力测评的实证分析[J]. 重庆高教研究, 2021, 9(6): 56-66.
- [15] 张梅, 茹婧斐, 印勇. 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现状及成因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22(3): 202-207.
- [16] 戴垚, 梁丽萍, 王小玲, 等. 老年科护士评判性思维现状调查及其相关因素[J].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8, 35(15): 11-16.
- [17] 乔爱玲. 学习风格对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在线教学环境的实证研究[J]. 现代远程教育, 2020(5): 89-96.
- [18] 张青根, 卢瑶. 科研参与促进了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吗——来自“全国本科生能力追踪测评”的证据[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2(3): 153-159.
- [19] 黄秀峰, 陈发钦, 周敏, 等. 健康中国战略下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护理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J]. 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 2023, 45(3): 528-531.
- [20] 史品南. 基于创新人才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教学变革[J]. 人民教育, 2022(3): 105-107.

收稿日期: 2023-07-15; 修回日期: 2023-08-11